

江苏武进孟河战国墓

镇江市博物馆

1980年10月武进县孟河公社砖瓦厂民工,在徽州山取土时发现一座古墓,出土十余件铜器及一件玉璧,将其中完整的鼎、壶各二件送交镇江博物馆。我馆到出土这批铜器的现场作了调查,发现是一竖穴土坑墓,大部分已被挖去,仅残存一端墓底部分,随即作了清理。

墓葬位于孟河镇南徽州山向阳坡地上,南北向,墓底距地表约4米。墓底部有已炭化的棺板,宽1.15米,厚3厘米。棺板下填有4厘米厚的青灰色膏泥。同时,又出土铜带勾、陶俑头各一件。据介绍,坑壁平整,在已朽烂的棺板外面也有一层灰色精细膏泥。墓长约2米,铜器集中放置在南向的头部。现将器物介绍如下。

铜鼎 2件。形制大小相同,均有盖。子母口,扁圆腹,圜底。腹上一道凸弦纹,方形附耳,六棱柱状鼎足,其上部作兽面下部呈

蹄形,耳、足均中空。盖上施二道凸弦纹,有三个卧牛形纽,中心有一活动纽环。口径20.2、腹径23.3、通高27厘米(图一,右)。

铜敦 1件。身、盖作子母口扣合,深腹,圜底,整体呈扁圆形。器壁很薄,底部已残破。口径20.8、腹径23.5、通高约20厘米(图二)。

铜壶 2件。器形一样。细颈,鼓腹,圈足。腹上有一对铺首衔环。有盖,盖上三纽。口径9.5、腹径19.2、通高30厘米(图一,左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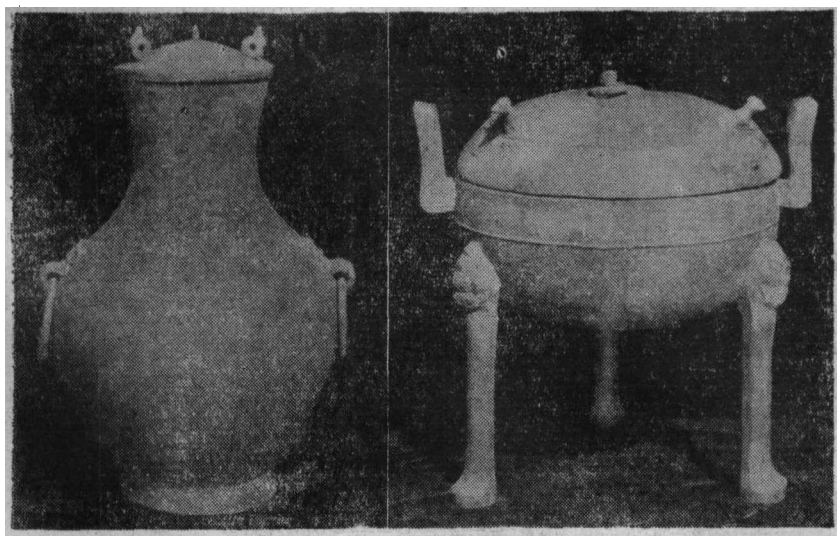
铜勺 2件。形制相同。六棱形柄,中空,柄中部有一小方卯孔。圆首勺呈簸箕形。柄长13、勺长10、宽13厘米(图三,右下)。

铜带勾 1件。素面。勾作蛇头形。长3、宽1.8厘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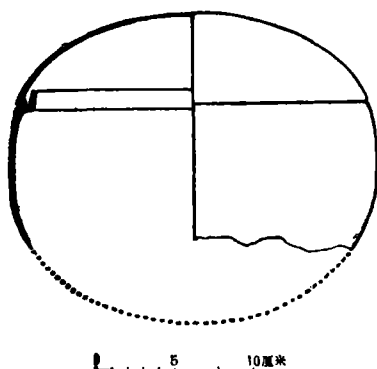
铜剑 1件。圆形剑首,椭圆实心茎,上有二道凸箍,隔素面。剑身中脊和刃部系

采用含锡量不同的两色铜铸成,中脊含锡量较少,微泛红色。这种剑俗称“插心剑”或“两色剑”、“复合剑”。刃口锋利,剑身附有木鞘痕。剑身最宽4.3、通长35厘米(图三,中)。

铜弩机 1件。无铜廓,机件有悬刀(板机)和两个牙(钩括)。后端牙竖置,前有两齿,用以钩弓弦,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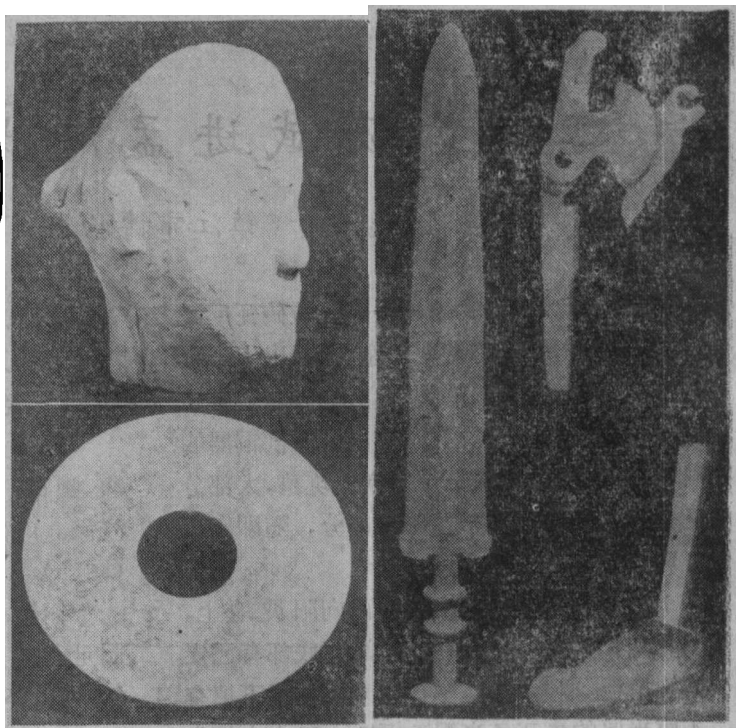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 铜壶、铜鼎



图二 铜敦

图三 铜、陶、玉器

左上·陶俑头 左下·玉璧
中·铜剑 右上·铜弩机
右下·铜勺



后左边一齿即“望山”，高 3.5、宽 1.1、厚 0.4 厘米。前牙上、下两齿，横嵌于后牙中间的槽内，长 5.2、厚 0.9 厘米。悬刀长 7.9、上宽 1.1、下宽 0.6 厘米。机件附有木痕，随葬时应是带有木臂的全弩(图三，右上)。

还有铜盘、铜匱各一件，皆残破不可复原。

陶俑头 1 件。红陶质。脸型椭圆、扁平，修目阔鼻，口角微翘。头发梳于脑后作一尖形发髻。俑头中空，为模制。颈部削齐，可能随葬时配有木质俑身已腐烂。俑头连颈部通高 11.5 厘米(图三，左上)。

玉璧 1 件。青玉质，双面刻云涡纹，肉、好边缘绕以弦纹。肉径 10.7、好径 3.2、厚 0.4 厘米(图三，左下)。

这座墓葬的形制、出土铜器的组合及器形都明显具有楚墓的特点。此墓为一长方形竖穴木棺墓，棺木外填以白膏泥封闭。这是小型楚墓所通行的葬法。墓中出土铜器的组合为鼎、敦、壶，另加盘、匱、勺及兵器铜剑、弩机等，符合战国中期楚墓的器物组合规律①。

此墓两套完整的铜鼎、壶及勺，与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②、望山一号墓③、鄂城鄂钢 53 号墓④、襄阳蔡坡 12 号墓⑤以及长沙楚墓⑥所出同式器的形制完全一致。铜剑和长沙楚墓 IV 式剑，弩机与长沙扫把塘 138 号墓、左家塘 15 号墓⑦出土的弩机形制相同。其他诸如带勾、玉璧、俑等更是楚墓中所习见的。上面与该墓对照的各楚墓的时代皆为战国中期或中、晚期之交，该墓所出铜敦的器形扁圆，无足、纽，子母口又很明显，具有向盒递变的趋势，但又不像战国晚期楚墓的铜盒。所以，武进孟河墓的时代应为战国中期偏晚，但比长沙杨家湾 6 号墓⑧代表的出鼎、盒、壶、钺的战国晚期或末期墓早。据文献记载，吴王夫差二十三年(公元前 473 年)，吴国被越国所灭。楚威王六年(公元前 334 年)越犯楚，“楚威王兴兵而伐之，大败越，杀王无疆，尽取故吴地至浙江”(《史记·越世家》)。楚国的疆域扩展至长江下游一带，武进孟河墓当为这一地区归属楚国以后所葬。

楚墓在江南发现甚少，1973 年无锡前洲

公社曾出土过三件带有“郢陵君”铭文的铜鉴和豆,同时发现的还有匱、洗等,为一楚墓所出^①。1980年苏州地区文管会在吴县枫桥何山清理了一座出有“楚叔之孙途为之盃”铭文的铜盃楚墓^②,都是比较重要的发现。苏南地区在两周时期是吴国的中心腹地,有着颇具特点的吴文化,盛行“土墩墓”,随葬印纹硬陶器物。至春秋,各国间战争频繁,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的加快。楚文化对吴文化亦有很大的影响,出现了以六合程桥东周墓^③及和仁东周墓^④为代表的竖穴土坑墓葬,同时在随葬品上除有吴传统的几何印纹硬陶外,又有楚国特征的器物,出现了吴、楚文化共存的现象。到战国时期,随着吴国的灭亡和吴故地归入楚国的版图,原这一地区的吴文化已全被楚文化所融合取代,武进孟河战国墓中再不见一件几何印纹陶的随葬品,墓葬形制、出土铜器的组合与器形的完全楚化,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变化。武进孟河楚墓为我们研究楚文化的东伸苏南,以及这一地区吴、楚文化的交替发展等问题,提供了有益的资料。

此墓出土的一件铜弩机和“插心剑”,在目前战国墓中尚不多见。弩机多见于楚墓,有人认为“弩机可能是楚民族的创造。发明的时代约在春秋”^⑤。武进孟河楚墓又一件弩机的出土,为这种观点增添了新的资料。插心剑的脊、刃分别用两色铜铸成,脊部含锡量较少,比一般青铜质柔而坚,不容易折断;刃部含锡量较多,则质脆而硬,使刃口更加锋利,它在增强杀伤能力上比一般青铜剑更进了一步。吴越被誉为“宝剑之乡”,但是在本地区迄今所发现的大量春秋吴越铜剑中,还未见到这种剑。楚国的铸剑工艺水平亦是相当高

的,特别吞并吴越之后,得到进一步发展。这种实茎双凸箍的“插心剑”多出于战国楚墓中,为楚剑的一种常见式样^⑥,表明楚国在承袭了吴越精湛的铸剑技术基础上,又有所提高和创新。故而有人说“过去关于吴越的神奇的铸剑的传说,也随之转而落到楚国的头上”。^⑦

执笔者 肖梦龙

注 释

- ① 高至喜:《试论湖南楚墓的分期与年代》(《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。)一文,将鼎、敦、壶的基本器物组合列为战国中期,孟河墓符合之。
- ② 《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73年9期。
- ③ 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》,《文物》1966年5期。
- ④ 《湖北鄂城鄂钢五十三号墓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78年4期。
- ⑤ 《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》,《文物》1976年11期。
- ⑥⑭ 《长沙楚墓》,《考古学报》1959年1期。
- ⑦ 《记长沙、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——兼谈有关弩机、弓矢的几个问题》,《文物》1964年6期。
- ⑧ 《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清理简报》,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4年12期。
- ⑨ 《楚郢陵君三器》,《文物》1980年8期。
- ⑩ 《吴县何山楚墓出土文物及其意义》,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南京博物院编《文博通讯》1980年33期。
- ⑪ 《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》,《考古》1965年3期。《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》,《考古》1974年2期。
- ⑫ 《江苏六合和仁东周墓》,《考古》1977年5期。
- ⑬ 《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(续)》,《文物》1963年4期。
- ⑮ 杨泓:《剑和刀——中国古代兵器丛谈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79年1期。